

离异家庭初中生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结构模型研究*

余欣欣^{1,2*} 郑雪¹

(1.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系, 广州, 510631; 2. 广西师范大学心理系, 桂林, 541004)

摘要 目的: 构建离异家庭初中生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模型。方法: 对 131 名离异家庭初中生分别采用应激生活事件问卷、应对方式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和症状自评量表进行测量, 进而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构建了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结果: 离异家庭学生的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对症状总分有直接影响(权重分别是 0.45、-0.21、-0.48、0.78); 结构方程分析表明, 离异家庭学生的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对症状总分的影响比正常家庭学生的更大(离异家庭学生的权重为-0.48 和 0.78, 正常家庭学生的权重为-0.14 和 0.35); 离异家庭学生的应激生活事件对社会支持的影响比正常家庭学生的更大(离异家庭学生的权重为-0.49, 正常家庭学生的权重为-0.28)。结论: 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作用得到结构方程模型的有力支持。

关键词 心理健康 结构方程模型 应激生活事件 社会支持 应对方式 离异家庭

分类号 B849

1 引言

对离异家庭子女心理状况的研究一直是教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重要课题。已有的研究表明, 父母离异对孩子的学业成绩、认知方式、社会适应、个性发展和心理健康状况等方面都有消极影响^[1-3]。父母离异对青少年来说是一件重要的负性生活事件, 由此也引发了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Selye 的生理应激研究和 Holmes 的心理应激研究都表明, 如果个体长期处于高应激状态下, 会造成身心损害^[4-5]。认知应激学说^[6]认为心理应激不应是单纯的刺激, 也不应该是单纯的反应, 而应是由生活事件作为应激源(刺激), 受个人认知评价、应对风格、社会支持等多种中介因素影响。但有关应激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及其在应激中的意义, 至今尚难以阐明清楚^[7]。

近年来关于离异家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但在研究对象上,

从整个应激过程来探明离异家庭中中学生心理健康作用机制的综合性研究甚少; 在研究方法上, 借助结构方程模型来说明心理应激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多。本研究试图通过构建离异家庭初中生心理应激模型来揭示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等因素对离异家庭初中生心身反应的作用途径, 为有效开展离异家庭初中生心理卫生工作提供方法和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次调查采用整群分层抽样的方法, 抽取了广西桂林市七所中学初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共发放问卷 1100 份, 回收问卷 1070 份, 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1009 份。来自离异家庭的学生 131 名。其中男生 60 人, 女生 71 人。被试的年龄在 13 到 15 岁之间, 平均年龄 14.7 岁。

2.2 方法

* 基金项目: 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科与专业建设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编号: 04JDXMXL02。

** 余欣欣, 副教授, 硕士。研究方向: 心理健康教育。E-mail: yuxinxin99@163.com。

研究所用的材料为初中生应激生活事件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应对方式问卷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

2.2.1 初中生应激生活事件问卷。参考刘贤臣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8]编制了适用于初中生的应激生活事件量表。量表共34个条目,有5个因子:学校教育、学业、人际关系、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采用六等级记分方法:未发生0分;发生过,影响程度分为:没有影响、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分别记1分,2分,3分,4分,5分。被试分数越高,说明生活事件的影响越大,压力感越强。本次测试中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36-0.872之间,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8。对本研究样本数据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RMSEA=0.061, NFI=0.932, NNFI=0.961, CFI=0.928, GFI=0.955,表明五因素模型对数据具有较好的拟合度,构想效度理想。

2.2.2 应对方式问卷。采用黄希庭等人编制的“中学生应付方式问卷”^[9],该问卷有六个因子:解决问题、求助、退避、幻想、发泄和忍耐。采用四等级记分方法:不采用、偶尔采用、经常采用、基本上都采用分别记1分,2分,3分,4分。本研究有效被试使用该量表的结果显示,解决问题 $\alpha=0.824$,求助 $\alpha=0.719$,退避 $\alpha=0.647$,幻想 $\alpha=0.652$,发泄 $\alpha=0.681$,忍耐 $\alpha=0.627$ 。为简化结构方程模型,我们将问卷划分为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两个维度,其中解决问题、求助属于积极应对方式,退避、幻想、发泄、忍耐属消极应对方式。对二维度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RMSEA=0.073, NFI=

0.928, NNFI=0.939, CFI=0.957, GFI=0.925,表明二因素模型对数据具有较好的拟合度,构想效度理想。

2.2.3 社会支持问卷。采用由肖水源编制并经谭静修订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10],有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10个条目记分之和为社会支持总分。本研究有效被试使用该量表的结果显示,主观支持 $\alpha=0.616$,客观支持 $\alpha=0.593$,支持利用度 $\alpha=0.674$ 。对本研究样本数据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RMSEA=0.054, NFI=0.957, NNFI=0.949, CFI=0.962, GFI=0.978,表明三因素模型对数据具有较好的拟合度,构想效度理想。

2.2.4 症状自评量表(SCL-90)。本量表由Derogatis(1975)编制,本研究使用的是吴文源的翻译本^[11],90个项目,10个因子,采用0-4级评分,各因子得分越高表示症状越严重。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本次测试中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28-0.876之间,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7。

数据采集采用集体测试方式。采用SPSS 11.0进行相关分析,采用LISREL 8.7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3 结果

3.1 离异家庭初中生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症状总分间的相关分析

离异家庭初中生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症状总分间的相关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离异家庭初中生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症状总分间的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应激事件	1.000								
社会支持	-.385***	1.000							
解决	-.082	.355***	1.000						
求助	.116	.240*	.473***	1.000					
退避	.128	.016	.396***	.400***	1.000				
发泄	.256*	.099	.289**	.373***	.249*	1.000			
幻想	.439***	-.182	.094	.252*	.361***	.229*	1.000		
忍耐	.260**	-.052	.313**	.371***	.426***	.215*	.570***	1.000	
症状总分	.659***	-.278**	-.042	.184	.201*	.316**	.573***	.383***	1.000

注: * P<0.05 ** P<0.01 *** P<0.001

从表1中可见, 应激生活事件与症状总分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P < 0.001$), 与社会支持存在极显著的负相关($P < 0.001$), 与应对方式“发泄”、“幻想”、“忍耐”存在显著($P < 0.05$)或极显著的正相关($P < 0.01$ 和 $P < 0.001$)。社会支持与症状总分存在极显著的负相关($P < 0.001$), 与应对方式“解决”存在极显著正相关($P < 0.001$), 与应对方式“求助”存在显著正相关($P < 0.05$)。应对方式“解决”、“求助”与症状总分相关不显著, 其余应对方式均与症状总分存在显著或极显著的正相关($P < 0.05$, $P < 0.01$, $P < 0.001$)。应对方式与症状总分的相关关系也为我们将应对方式划分为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两个维度提供了依据。这些结果为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3.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3.2.1 离异家庭初中生心理健康与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关系的假设模型构造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时, 应激生活事件作为外生潜变量, 积极应对、消极应对、社会支持以及症状总分作为内生潜变量。

本研究采用了Jöreskog和Sörbom建议的模型设定策略, 即事先设定多个模型进行评价, 通过模型比较得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相对有效和节俭的模型^[12]。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思路, 在模型设定中提出以下假设: (1) 应激生活事件是预测症状总分的有力变量, 对症状总分有直接影响; (2) 应激生活事件作为影响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 积极应对、消极应对、社会支持可能在应激生活事件与症状总分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 积极应对、消极应对、社会支持对症状总分有直接影响。根据以上的理论考虑, 本研究设定了两个相互竞争的模型。

模型1 外生潜变量应激生活事件及内生潜变量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既可直接影响症状总分, 同时外生潜变量应激生活事件还通过内生潜变量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间接影响症状总分, 内生潜变量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还存在交互效应, 间接影响症状总分。

模型2 外生潜变量应激生活事件, 内生潜变量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直接影响症状总分, 外生潜变量应激生活事件对内生潜变量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无影响, 内生潜变量之间无交互作用。

3.2.2 离异家庭初中生心理健康与应激生活事件

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关系的假设模型估计在模型拟合中我们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两个模型的拟合结果见表2。

表2 两个模型的拟合指标

指标	χ^2/df	RMSEA	NFI	NNFI	CFI	GFI
模型1	1.45	0.063	0.908	0.961	0.969	0.911
模型2	2	0.090	0.866	0.914	0.927	0.803

表2的结果表明, 模型1的各项指数拟合得最好。不过, 检视模型1中各变量间的关系, 发现应激生活事件到积极应对的路径系数为0.036($t = 0.322$), 未达到显著水平, 为简约模型, 删除应激生活事件到积极应对这一路径, 得到如下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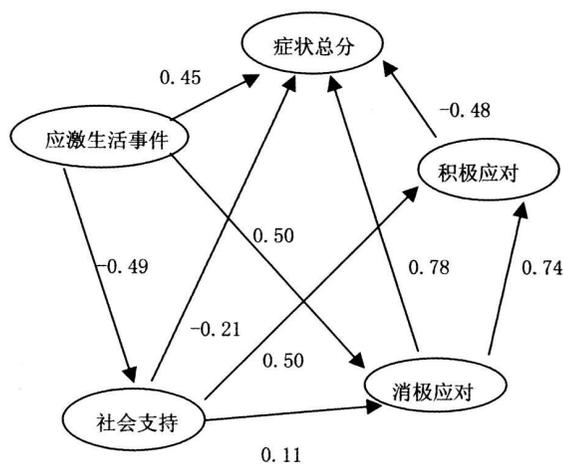


图1 离异家庭初中生应激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症状总分的整合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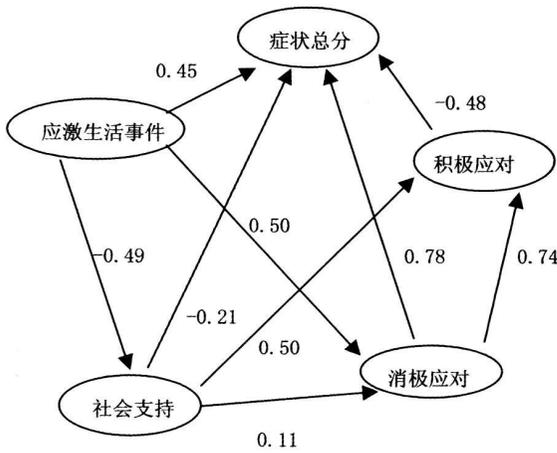
经简化后的中介模型各项指标为: χ^2/df 为 1.44, RMSEA 为 0.062, NFI 为 0.908, NNFI 为 0.962, CFI 为 0.969, GFI 为 0.904, 模型拟合得比较理想。

进一步分解各变量对症状总分的效应, 发现应激生活事件对症状总分具有最强的正效应(总体效应为0.85, 其中直接效应为0.45, 通过消极应对、积极应对、社会支持的间接效应为0.40)。消极应对对症状总分具有正的预测力(总体效应为0.42, 其中直接效应为0.78, 通过积极应对的间接效应为-0.36)。积极应对对症状总分具有最强的负效应(直接效应或总效应为-0.48)。社会支持对症状总分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总体效应为-0.36, 其中直接效应为-0.21, 通过消极应对、积极应对的间接效应为-0.15)。

表3 各变量对症状总分的预测力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整体效应
应激生活事件	0.45	0.40	0.85
积极应对	-0.48	0	-0.48
消极应对	0.78	-0.36	0.42
社会支持	-0.21	-0.15	-0.36

为了比较离异家庭学生与正常家庭学生上述中介模型是否一致,我们选取等量的来自正常家庭的学生,按上述模型1的假设,建立了正常家庭初中生应激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症状总分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得到的模型如下:



$\chi^2/df = 1.56$ RMSEA = 0.076 NFI = 0.901
NNFI = 0.934 CFI = 0.946 GFI = 0.903

图2 正常家庭初中生应激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症状总分的整合模型

经检验,正常家庭学生上述中介模型拟合良好,说明对于离异家庭和正常家庭的初中生来说,应激生活事件、积极应对、消极应对、社会支持与症状总分的关系模型是相同的。

为了检验离异家庭学生(M1)和正常家庭学生(M2)上述中介模型中的路径系数是否有差异,我们将两个模型整合成多组模型,并依次增加参数相等的设定,增加的顺序参见侯杰泰、温忠麟和成子娟(2004)^[13]。多组模型中路径系数等同检验表明,离异家庭学生和正常家庭学生的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对症状总分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P < 0.01$),离异家庭学生的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对症状总分的影响比正常家庭学生的更大,离异家庭学生的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对症状总分的作用分别是-0.48和0.78,正常家庭学生的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对症状总分的

作用分别是-0.14和0.35;离异家庭学生的应激生活事件对社会支持的影响显著大于正常家庭学生($P < 0.05$),离异家庭学生的应激生活事件对社会支持的作用是-0.49,正常家庭学生的应激生活事件对社会支持的作用是-0.28;离异家庭学生的社会支持对症状总分的影响显著大于正常家庭学生($P < 0.05$),正常家庭学生的社会支持对症状总分的作用是-0.11,离异家庭学生的社会支持对症状总分的作用是-0.21。

4 讨论

4.1 关于离异家庭初中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

离异家庭初中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表明,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都对症状总分有直接效应,其中,消极应对对症状总分具有最强的直接正效应,其次是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对症状总分具有直接的负效应,其中积极应对的效应大于社会支持的效应。应激生活事件还通过社会支持、应对方式间接影响症状总分,社会支持也通过应对方式间接影响症状总分。本研究发现,应激生活事件对离异家庭学生的积极应对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但对消极应对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这一结论与钟霞等人对正常家庭学生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14]。本研究支持社会支持、应对方式是心理应激过程的中介因素^[15]。本研究揭示,心理应激是各应激有关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应激生活事件是影响离异家庭学生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则对离异家庭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最直接的重要影响。个体的应对包括两个过程,即认知评价过程和应对过程。认知评价过程指的是个体对应激事件中特定的冲突是否与其生存状况有关的评价过程,如果评价有关,那么,采取何种方式解决这种冲突。应对过程指的是个体在认知评价过程后所采取的具体的应对措施,如重新认知评价、求助等。由于初中生的认知发展还不够成熟,尚不能很理智地看待父母离异这一事件,对父母离异这一事件产生的后果评价比较消极,同时,由于他们的人生阅历比较浅,应对方式还不是很成熟,因此较容易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增强应激的不良后果。本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既可对心理健康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又在应激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社会支持通过影响应对方式发挥中介作用,这证实

了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16]和缓冲器模型^[17]。社会支持对积极应对方式的影响大于对消极应对方式的影响,良好的社会支持更有助于个体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因此,要维护离异家庭初中生的心理健康,一方面,应尽可能减少或减轻应激生活事件的影响,避免他们使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另一方面,应为离异家庭学生提供良好的社会支持,促进其使用积极的应对方式。

4.2 关于离异家庭学生与正常家庭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比较

离异家庭学生与正常家庭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比较发现,两组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具有一致性,但是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不同。二者的差异主要在于离异家庭学生的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对症状总分的影响比正常家庭学生的更大;离异家庭学生的应激生活事件对社会支持的影响比正常家庭学生的更大;离异家庭学生的社会支持对症状总分的影响比正常家庭学生的更大。作为重要个体资源的应对方式,决定了个体采用什么样的策略和行为应对压力。对离异家庭学生来说,父母离异会使他们经历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面对压力,若个体采用诸如问题解决、求助等积极应对方式,压力就容易被化解;若采用诸如幻想、逃避、发泄、忍耐等消极应对方式,负性生活事件得不到有效解决而使个体陷入不良情绪状态,导致心理问题的产生。本研究表明,避免离异家庭学生过多使用消极应对方式,促进其多使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增进他们的心理健康。社会支持作为个体社会生活中一种重要的环境资源,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和行为模式。良好的社会支持一方面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另一方面对维持个体的良好情绪体验也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18]。已有研究表明,离异家庭子女大多有自卑封闭心理,被人理解和支持的主观体验差;社会支持度普遍低下,尤其是家庭支持薄弱,不良亲子关系和偏差性的养育方式突出,在适应不良和适应良好的离异家庭青少年间,社会支持状况差异显著^[19]。离异家庭学生经历了父母离异及随后产生的一系列负性生活事件,使得他们的社会支持水平下降,更容易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因此,社会、学校、家庭应多关心离异家庭的学生,为他们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给予更多的关爱和支持,同时,要帮助他们澄清因生活创伤导致的负性认知,改善他们的不良情绪和自我封闭、自暴自弃的消极应对

态度,使他们主观上更多地体会到来自父母、亲戚、老师、同学的支持,提高他们的支持利用度,从而促进其身心健康成长。

5 结论

通过本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均对离异家庭学生心理健康有直接影响,社会支持、应对方式是心理应激过程的中介因素。

(2) 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对离异家庭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影响大于对正常家庭学生的影响。

(3) 应激生活事件对离异家庭学生的社会支持的影响大于对正常家庭学生的影响。

(4) 社会支持对离异家庭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影响大于对正常家庭学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钞秋玲,汪萍,何宁.完全与离异家庭中子女自我概念的比较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1,9(2):143-145
- 2 王玲,郑雪,赵玲.珠江三角洲地区离异家庭初中生的心理健康及相关因素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4,12(3):253-255
- 3 夏丽英,赵媛.离异家庭对青少年心理影响的调查分析.中国社区医师,2005,(21):89
- 4 R. C. Kessler. The effects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on depress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7, (48): 191- 211
- 5 R. S. Lazarus. From psychological stress to the emotions: a history of changing outlook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3, (44): 2- 19
- 6 Wallace R. A, Webb P. M, & Schluter P. J. Environmental, medical, behavioural and disability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in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 2002, (46): 51- 60, 10
- 7 姜乾金. 医学心理学.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 75
- 8 刘贤臣,刘连启,李传琦等.青少年应激生活事件和应对方式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8,12(1):46-48
- 9 黄希庭,余华,郑涌等.中学生应对方式初步研究.心理科学,2000,23(1):1-5
- 10 谭静.高中生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

究. 硕士学位论文.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00

11 吴文源. 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 SCL- 90). 见: 张明园主编. 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15- 25

12 Jöreskog K. G, Sörbom D. LISREL 8: User's reference guide. Chicago, IL: Scientific Software International, 1996

13 侯杰泰, 温忠麟, 成子娟. 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 北京: 科学教育出版社, 2004. 194- 197

14 钟霞, 姜乾金, 吴志霞等. 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压力反应对医务人员应对方式的影响.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4, 13(5): 560- 562

15 李金钊. 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心理压力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心理科学, 2004, 27(4): 980- 982

16 Catherine J. Lutz, Brian Lakey . How people make support judgment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traits used to infer supportiveness in oth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2001 , 81(6) : 1070 - 1079

17 Cohen S. , Wills T. A. . Stress ,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5 , 98(2) : 307 - 357

18 宫宇轩. 社会支持与健康的关系研究概述. 心理学动态, 1994, 2(2): 34- 39

19 周敏娟, 姚立旗, 王蕾敏等. 110 例离异家庭初中生心理卫生及适应状况的对照研究.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1 , 10(4) : 358- 360

A Research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 and Mental Health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Divorced Families

YU Xinxin^{1,2} ZHENG Xue¹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 relationship model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 and mental health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divorced families. Method: 131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divorced families are surveyed with Psychological Stress Scale, Coping Style Scale,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SCL- 90, and then a relationship model is set up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Results: Thos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tress, social support, positive coping style and passive coping style have direct influence on symptom score(the weights are 0. 45, - 0. 21, - 0. 48 and 0. 78 respectively) .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is show that positive coping style and passive coping style of students in divorced families have more impact on symptom score than those of students in normal families (the weights of students in divorced families are - 0. 48 and 0. 78, while those of students in normal families are - 0. 14 and 0. 35) . Psychological stress of students in divorced families has more impact on social support than that of students in normal families (the weight of students in divorced families is - 0. 49, while that of students in normal families is - 0. 28) . Conclusion: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style on mental health is supported b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Key words mental healt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psychological stress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 divorced family

(责任编辑: 焦青)